



隔天，A股区块链概念股板块大涨5.47%。以至于又出现一种阴谋论，说徐小平本人已重仓区块链，“信息泄露”是有意为之。

不过在那场沙龙的当晚，即使徐老师真的来了，很难说风头能否敌过“帮主”周硕基——他是FBG Capital的创始人。这家VC在社区里颇有地位。“帮主”一出现在后排，就被围得寸步难行，所到之处，四面八方都是伸来的手，和打开微信扫一扫的iPhone X。

他穿着程序员标配的格子衬衫，戴着教导主任一样的金丝眼镜，笑容可掬地——回礼、问好，整体风格有些怪异，但这愈发显示出他的特殊地位——因为真正有力量的人才不需要费心修饰和迎合。

我尝试请帮主谈谈区块链和币圈，但他说：“我从不在中文渠道发声。”和在500人大群里呼吁拥抱区块链的徐老师不同，帮主认为，低调是基本姿态。

沙龙不提供酒水，可后排的谈话比酒精更躁动：某说我正在中东某国筹备一个交易所，已拿到当地牌照；某说我们下月要“IFO”（发新的加密货币）；某当场要到了一个新ICO的预分配额度。

当然，那间咖啡馆里也有第四类人，他们才是街上的大多数——纯小白的“No Coiner”，一不留神就可能变成韭菜。

“你知道什么是梭哈吧？”一位给我科普了半小时区块链知识的96年男生说。

“知道啊，就是一种赌博游戏。”

周围5、6个人瞬间笑翻。

“怎么什么都不懂啊？梭哈是往ICO里塞钱的意思。”

他贡献了当晚最烈的酒精：“你知道吗？今年有人2万元进场，现在梭哈到了两亿！”

“梭哈”者众。

2017年6月，李笑来的PressOne项目进行ICO，在白皮书都没发布的情况下，瞬间募集到价值8200万美元的代币；由JavaScript创始人布兰登·艾克发起的BAT ICO，火爆到众筹网站一度瘫痪。艾克本想募集1500万美元的以太坊，但ICO仅仅开始24秒，就募到了3500万美元。

而这场沙龙像极了“梭哈”狂潮的浓缩版：市场翻云覆雨，边缘力量迅速崛起，“有位子”的中心在丧失优势——VC想投ICO时，基本没时间做尽调，因为额度都是靠抢的。

用后排人士的话说：社区看不上的项目，才会轮着外面的VC。

你想来玩我的游戏吗？你就得守我的规矩。

但更可能的情况是，在这个自由、新鲜的世界里，并不存在所谓的规矩。

2. “进场时只为了赚钱 后来却有了信仰”

在过去几年中，你很难一句话概括人们是怎么在币圈生态中赚到钱的。有人自己挖矿，有人开矿池，有人炒币，有人发币，有人梭哈。

你也不知道谁手里有多少币。在公开媒体资料里，李笑来曾透露过自己有6位数的比特币；南瓜张，即最近申请挂牌新三板的嘉楠耘智创始人曾一度拥有6万个比特币；文克莱沃斯兄弟有10万个比特币；人称“比特币耶稣”的罗杰·维尔有30万个比特币。

不完全统计，目前在各大交易所上市的数字货币超过1600种，总流通市值（不含锁定份额）超过5万亿人民币，日成交金额超过5000亿人民币——交易量已与沪深两市旗鼓相当。

烟村放牛郎在文章中写：“接触的不少从股市转投币市的人，2017年收益10倍只是起步，30倍勉强合格，100倍才可称道。”

所谓“币圈一天，人间一年”，数字加密货币的波动性，是有史以来任何金融产品都无法匹敌的，造就了无数罕为人知的跌宕故事。

大空翼，社区里的传奇人物。你甚至无法在沙龙后排看见他，因为他很少参加线下社交活动。

网上盛传，身为90后的大空翼，炒币赚了几十亿。

“几十亿？”大空翼发出了不可思议的笑声，“国内肯定没人赚这么多的。”

但他紧接着补充了一句：“但一半我知道有人是有的。”

大空翼告诉「甲子光年」，他全部的本金投入只有2万人民币。2013年大二暑假，他从英国回老家，在淘宝上精打细算，组装了一台矿机，造价2万块。当时GPU的算力已挖不动比特币，他就挖一些没人挖的山寨币，如世界币和羽毛币，到暑期结束时换了约80个比特币。当时，一个比特币是4000元人民币，大空翼由此赚了1万块。

“刚进场时就是为了赚钱，”大空翼说，可渐渐地，他心态发生了变化，“有了信仰。”

最初，信仰主要来自对社区牛人的佩服。大空翼认为世界顶尖的，最有想法的人才都在社区里。这些天才大牛对“去中心化”极为推崇，他们不辞辛劳开发底层协议，却“千金散尽”，好处分给社区。按照大空翼的理解：“他们搞开发完全不冲着钱，市场之所以涨这么多，是对他们的认可，是对技术的认可。”

社区早期的文化氛围，有些像上世纪70年代湾区的“嬉皮士运动”，信奉无政府主义，反对监管和束缚。

但“无政府主义乌托邦”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实现过。曾经，互联网最早兴起时，也许下过相似的诺言，号称追求“匿名化”、“去中心化”。但经过几十年发展，互联网这片处女地，越来越接近物理世界：被少数公司垄断的、中心的、被规训的。于是，区块链从边缘崛起——在某些技术极客看来，是对背叛初心的互联网的矫正和新革命。

但“日光之下并无新事”，去中心化的比特币本身正在变得“集中”：根据瑞士信贷对交易地址的分析，全球97%的比特币，掌握在4%的参与者手中。一小部分参与者，已经控制了比特币大量的算力和份额。

但赚钱终究是个好东西，对于信仰者而言，价值增长代表了对社区的认可，能实现“信仰充值”。

让大空翼获利颇多的是之后的一个传奇币种：IOTA。

IOTA可谓“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”。

作为非区块链的加密数字货币，IOTA建立在一种新型的分布式账本——缠结（Tangle）的基础上。它的特点是没有手续费，转账极快，被认为可以应用在物联网的小额支付场景里。

大空翼告诉「甲子光年」，IOTA在15年下半年开放ICO时，中国有7、8个人参与

，但最后拿住的只有两个人：他和Jimmy，IOTA中国社区负责人。当时IOTA一共募集了1300多个比特币，价值约三百万人民币，发行的IOTA代币每个约0.001元人民币。

从15年底到17年6月，IOTA一直很便宜。IOTA中国QQ群直到17年5月还不到300人，但自6月ICO热潮开始后，IOTA暴涨，到17年12月初一度涨到约36元人民币，翻了3.5万倍——大空翼正是在这轮行情中成了“业界传奇”；而Jimmy说，IOTA中国QQ群总人数也达到4500人。

“小青年”是IOTA社群成员之一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南方某省的四线城市公务员。从17年3月开始投资比特币，让小青年恼火的是，自己虽幸运地在牛市入场，却没赚到足够多的钱。

事实上，在混迹各种大佬QQ群时，小青年光靠“问人要币”，就曾得到过价值6万美金的多种加密数字货币——只因为他经常“赞美”别人。但这些币在9月之后被小青年炒短线亏掉。当时，他在Bitfinex交易平台炒币，平台提供加杠杆功能，他借了保证金3.3倍的杠杆做空多个币种，亏了20万人民币，一直亏到本，在IOTA社区里兼职获得的打赏奖励也亏掉了。

小青年算了算，如果当时的币能守住，最高时，价值人民币500万元。

这一年来炒短线，小青年每天都会焦虑地看盘，“隔一小时就忍不住看一次”。4月初卖早了一次，虽然那一波赚了20万，但他丝毫不高兴，看着行情天天还在涨，“很郁闷”。

他曾目睹有网友在QQ群里晒出账户，2万本金，1年赚了800万。而他自己投入20多万元人民币，只赚了约4万块。折腾一年，小赚不亏，小青年却觉得自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。“我从来没听过亏得惨的人，我就是最惨的。入一年没赚到100万，都是没成功的。”

虽然郁闷，但看过太多“猪跑”的小青年，对数字货币深信不疑：就要长期持有，得死拿。

他加入了一个付费小密圈，计划2018年跟着大咖做“价值投资”。一年交388元成为青铜会员，交两个以太坊可成为白银会员，交一个比特币就是黄金会员。圈主会在这里推荐一些ICO投资项目和新币种，小青年新买了一种币叫“红烧肉”。

“红烧肉”目前已经被套，小青年在190多元时买入，到接受采访时，已跌到140多元。

“但我不会换了，”这次小青年坚定地说，“他们都说这是传销币，但我不会换。我经历过了，我不想再动，我觉得它肯定能涨回来。”

3. 别看贼吃肉，要看贼挨揍

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天堂地狱，一念之间。这话来形容币圈人跌宕起伏的命运一点儿也不为过。

全球莱特币最大矿池——鱼池f2pool的创始人“七彩神仙鱼”（以下简称“神鱼”）告诉「甲子光年」：最近币圈的人拍照，都流行食指朝天的姿势，寓意“一直涨”。

就在我们见面的前几天，2017年年末，有一波小跌的行情，比特币从约18000美元的高位跌倒了11000美元。

“那几个小时，平时活跃的群里都没人说话，”神鱼站在北京某座写字楼的电梯口前回忆当时的盛况，那是个周末，但神鱼的团队经常加班，“之后终于有人冒泡了，第一句就是：我刚才去抄底了，你们抄了吗？”

正在讲这次短线操作时，他手机的一个APP跳出几条信息——这是鱼池团队自己写的爬虫应用，实时监测全网关于数字货币的重要新闻，并推送新的挖矿消息。

通信工程出身，做过芯片、矿机和矿池，现在还运营一家加密货币量化基金的神鱼，是币圈里的“技术派”。他早在2010年就入圈，经历了算力从CPU到GPU到FPGA再到ASIC的升级。

但技术也并不能保你安全。许多经历过13年比特币大跌的老人都说：“守币如守寡”，“你们是只看贼吃肉，没看贼挨揍”。

“烤猫去哪儿了”，是币圈十大未解之谜之一。

烤猫，中科院少年班高材生。2012年，他在社区众筹，做出了“蝴蝶矿机”——这是中国最早的ICO雏形。

但到2015年春节前，项目迟迟没有分红，烤猫在当年1月失联。许多烤猫的股东、奉他为“传奇大牛”的人，信仰瞬时崩塌。

圈内一位老人向「甲子光年」透露，烤猫失踪的原因十分复杂：一是2015年初，比特币有一波行情暴跌；二是烤猫运营的矿场和当地水电站发生冲突，而矿场和水电

站之间的交易本就不规范——“黑吃黑”，烤猫的矿机被全部扣押；同时，他的家庭也出现了危机。

“这个人就跑掉了，可能去了国外，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”

另一部分经受过打击的人也许比“烤猫”幸运，但曾经的教训也让他们至今心有余悸。

现在运营区块链媒体平台“区块链铅笔”的“暴走恭亲王”（以下简称“暴总”）曾在2014年与神鱼合作“银鱼”矿机项目。他们设计了一种专门用来挖莱特币的ASIC芯片，并在台积电流片量产。

结果14年，莱特币从380多元一度跌到5元钱，此后在10元左右横盘，神鱼寄予厚望的“银鱼”项目被迫中断。

“我认识的所有老人都膨胀过了，不会再膨胀了。”暴总说。

2013年，是圈里第一个“膨胀期”，当时曾有人到北京“整栋、整栋地看楼”。但2014年，比特币大跳崖，从8000多元跌到2000多元，许多人忍痛割肉，加了杠杆的血本无归。

神鱼在14年矿机项目中断后，回老家消沉了半年。他曾在矿机上投入了大半年心血，很享受从一颗沙子做成一个芯片的成就感，但之后的行情却残酷无情。

同一年，大空翼把之前赚到的100多万元亏到了十多万，相比2万的本金还是翻了好几倍，但他极度郁闷。

“人就是不知足，当时天天拍大腿，就想着如果早卖就好了。”大空翼那两年，一心都扑在加密货币上，没精力读书。

知乎上，一个问题被浏览了200多万次：“比特币的故事是否说明了你的人生就是被命运决定？”

区块链爱好者@神马疯了 给出了一个高票回答：

你只看到了2017年比特币一帆风顺，一路飙升了翻了20倍，突破一币十万。

但是

你没看到2016年，世界最大交易所Bitfinex的12万比特币被盗空，多少人被杠杆逼得跳楼自杀？

你没看到2015年，比特币大跌200美元后，多少比特币的爱好者们在深夜在家里默默吃煮挂面。

你没看到2014年，贴吧老哥顶着巨大压力卖房48万炒币，苦撑5个月，最终割肉18万惨痛离场。

你没看到2013年，12月份比特币高歌猛进，而中国比特币因为一纸禁令暴跌40%的一片哀嚎？

假如你2013年入了比特币，99.99%的概率都没撑到2017年就已经在“深夜被痛苦折磨得无法入睡了”。

但事实是...你避开了这些上述所有的风险，而且你还开心地玩了游戏，吃了比萨，买了snapchat，岂不美哉？

「甲子光年」接触的币圈许多人都讲述过这种心态：

当你赚过一次大钱，享受过一夜暴富带来的欣喜和自信后，就很难适应“赚得更少”的失落，你很难放弃执迷于捷径的念头。

在财富呼啸而过的世界里，59分比0分更让人绝望。

4.谁是惊弓之鸟 个体、企业、国家？

币圈“多戏”，被改写命运的不止有个体，还有企业。

在徐小平的聊天记录被泄露的同一天，129岁高龄的柯达公司宣布推出加密货币“柯达币”(KODAKCoin)，当天股价大涨120%。

更早之前，在2017年8月就推出智能硬件“玩客云”和相应数字货币“玩客币”(现改名“链克”)的迅雷公司进军区块链，全年股价涨了近400%。

当地时间2018年1月9日晚，迅雷集团网心科技CEO陈磊还在拉斯维加斯CES晚间的活动中受到热切追捧，很多人都好奇地请他讲述“链克”；仅仅几十个小时后的北京时间2018年1月12日，迅雷却在国内遭遇互联网金融协会的点名批评，指“链克”项目为变相ICO。迅雷随后发布声明称会接受指导和监督。当日，迅雷股价暴跌2

7%。而就在刚才，迅雷发布公告称，1月31日链克将全面停止转账服务。

而同样做矿机的比特大陆，现在则发展成了一家进军AI领域的明星公司，走出了一条流光溢彩的企业转型之路。

比特大陆的聪明之处在于，没有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与币圈挂钩。也许是因为这家企业深刻地理解，在这场由匿名、去中心化构成的造富大潮中，自由的另一面，是企业和个人都时刻暴露在无保护、无监管的危险之中。

如今，许多拥有巨量数字货币资产的人，越来越焦虑，不仅担心财产安全，还担心人身安全，毕竟加密资产只是一串字符，自己会不会绑架？

事实上，最近一段时间，币圈人士愿意接受采访的不多。一方面是不想暴露过多个人财产信息，另一方面是，他们隐隐感到：新的政策可能正在向他们走来。

在管制数字货币方面，监管层面临着空前的挑战。

9月4日，7部委联合发文叫停ICO。之后几日，PressOne等纷纷发布退市方案。虽然中国政府强势叫停ICO，但此后，国内各团队开启“大海航时代”，前往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中东，继续风生水起。

由于数字货币是去中心化的，强力管制需要各政府联合，但这几乎不可能。事实上，一些国家已开始以“国家队”身份进场：朝鲜被发现存在活跃的挖矿节点；委内瑞拉发行了与石油、钻石、黄金挂钩的“petro”数字货币；在日本，很多场合都可以用数字货币完成线下支付。

个人有上不了车的焦虑，国家也有。

很多币圈的人告诉「甲子光年」，一些对数字货币和区块链的宣扬甚至打着民族国家的旗号：如果不抓住机会，可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被弯道超车。

他们为此“感到讽刺”：区块链技术、数字货币，在被中本聪设计之初，本身具有反监管、无政府主义的色彩，但现在却被认为是“新的国家竞争手段”。

而在到底该不该监管，如何监管上，社区内部也存在分歧。

一种想法是，法币与数字货币之间必有一战。两套金融体系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，货币战争刚刚开始。一位圈中人士很坚定、绝决地告诉「甲子光年」：“比特币要么归零，要么上天，不会有中间状态。”他选择站在数字货币一边

，自称大部分资产都没有套现，而是留在社区里。

另一些老人，则期望适当地监管。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币圈老人告诉「甲子光年」，和流行说法不同，其实中国的比特币交易量一直不是世界最大的，也从未获得过比特币的定价权。

他和几个好友主动编写了一个数据库，分析全球比特币交易量，并积极和政府及银行系统沟通过，想“让领导看到真实的情况”，以便制定合理的监管和发展政策。

对于活跃在中国市场的持币者来讲，最“糟糕”的一种可能是，持有数字货币也许有一天可能会被认为“违法行为”。虽然数字货币有匿名性，但并不能保证在物理世界毫不留痕。在一些币圈的群里，近日有传言，黑龙江、湖南等地的数字货币场外交易银行账号部分被封禁。

当被问起数字货币和法币的关系时，上述这位经历过几次政策严管的圈中老人温顺地说：“反正国家说能持有，就持有。说不行，就不行。唉，我已经是惊弓之鸟了。”

5. “你觉得10万贵吗？” 我们用这个问题问了所有人

不管泡沫太大的警告是多么耸人听闻，更多人仍想源源不断地涌入这场大潮——原本一个小圈子的事，近期却搅动起了城市白领阶层的集体焦虑。

人们之所以患得患失，是因为历史给了足够多的“教训”：

20年来，“两趟列车”呼啸而过，只有上了才能改变命运。一是房价，二是互联网大潮。

不过过去，大部分中国人只有“站队”的经验，没有“上车”的觉悟。经过这20年的现实教育，勤劳的人们开始认清一个事实：

靠死工资是很难实现阶级跃升的，已有的收入和保障很难对抗未来人生之路的重疾等潜在风险，“一辈子必须上一次车，不上车就会被丢在荒郊野外”。

如今，数字货币和区块链这趟“好车”发出的轰鸣之声再不问世事的人都能听到了。上车还是不上？每个人都要回答这个问题。

1月14日的硅谷，在第八届“智能产业硅谷论坛”现场，清谷创投临时做了一个区块链项目路演和投资人讨论会，却吸引了许多主场的观众和嘉宾。

所有台上的VC都在说泡沫，但又都看好数字货币和区块链的“长期价值”。六位嘉宾说到后面，开始谈2018年的数字货币行情和投资技巧。活动已经超时，但观众席里仍有人大喊：让每个人再讲10分钟。

“你觉得现在的比特币贵吗？”「甲子光年」用这个问题问了不同人。

一位互联网金融公司创始人，目前未持币，他的判断是，现在比特币的价格已过高，但如果回调一点，他会买。

IOTA中国社区负责人Jimmy则脱口而出：“你觉得10万一个很贵吗？可是再过几年会涨到100万一个。”

神鱼认为，逻辑上比特币会一直涨：因为法币可以超发，但比特币一共只有2100万个，相比于法币，比特币会持续升值。

迅雷CEO陈磊没有正面回应这个问题，他说，这得看占据比特币大量算力和份额的一小部分人，有多大的胸怀和觉悟。

一位在2017年因房客介绍，把卖房的240万投入数字货币的女孩告诉「甲子光年」，虽然圈内很多人拿比特币保值，但是她不会这么做。她曾在1万7千元的价格上卖过100多个比特币：“让我10万买回来，情感上接受不了呀。”

但入场这件事本身，已经让她的世界“明亮”了许多，面对「甲子光年」，她表达了对这个时代的感激：“机会随时都在，就看你抓不抓得住。如果把读心灵鸡汤，或者抱怨阶层固化的时间，都用来发现发现新的机会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，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。”

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，这个世界却灰暗了不少。

新入场的韭菜，身边处处都是坑。比如社区里的许多“代投”，声称可以帮寻找投资渠道的小白梭哈某个ICO项目，实际上代投人并不会真的去抢项目额度，而是用这笔钱自己投资，收取收益后退回本金，借口是项目投不上了。

更直接的收割方式是庄家拉盘诱多，等价高时离场，让韭菜接盘。一般散户根本无法知道庄家什么时候跑，很可能高位套牢。

对个人来说，即使不亏掉老本，从几亿到几千万，也足以让拥有过的人精神崩溃。可怕的不是钱变少，而是自信丧失，信仰倒塌。这样的案例在造就了个体悲剧之余，也造成了更大的负面影响——对真正信奉区块链的人来说，此类骗局，正在让区

区块链技术本身背上恶名。

“从前to B、to C，后来to G、to VC，再后来to 韭菜。”一位企业CEO告诉「甲子光年」，言语半是玩笑，半是悲哀。

如果此刻比特币发明者中本聪在注视着这一切，不知道他会是怎样的心情。

是否持币，已经深深的影响了人对世界的看法：

你眼中这个时代是伟大还是卑鄙，可能取决于你有没有币。

统计学中，有一个概念叫“幸存者偏差 (Survivorshipbias)”，指因为大多数我们统计到的结果都来自幸存者，因此我们的统计常常错过了真相，因为“死人不会说话”。

数量更多的总是被遗忘的失败者。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，剧本的发展终究十分古典。

历史不会重复，但会押韵。人人皆可享受时代的浪潮，但也请记住有句话不是说着玩：出来混，迟早是要还的。

-END-

后记：

币圈体现着理性的脆弱和命运的巧合。采访之中，我们也遇到了很多超出意料的故事。

一位俄语翻译，在去年的ICO热潮中，帮不少俄罗斯项目把白皮书和方案译成中文。数字货币社区信奉“贡献换奖励”，他因此抢到了不少项目的“Token”（额度），因此大赚一笔，目前已身家千万。

而神鱼和太太的故事，更是将人类的两个“非理性面”结合在了一起：比特币和爱情。

2012年，神鱼在比特币的QQ群里认识了后来的妻子。

两年后的5月8日，领完证的中午，神鱼一边陪老婆吃午饭，一边安排挖比特币区块。他准备送1个区块、也就是25个比特币，给妻子作结婚礼物。

吃到一半，区块顺利挖好，神鱼把它存到了特意算好的以“1LoveU”为开头的账户地址中。没想到，不到一分钟后，他居然又挖出了一个高度相连的区块。

“这个太幸运了，因为挖矿是有luck波动的，有时候全网1小时都挖不出一个新的。”

在这两个区块的交易记录中，神鱼写到：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神鱼 to 冬冬。”

他是个头发支楞、嘴唇干裂、面色黝黑的过劳理工男，让人完全联想不到浪漫的一面。

神鱼说：“比特币和爱情一样，都是信仰。”